

◀ (上接6版)

迨高平县故城东，汉武帝元鼎三年置，安定郡治也。”(江苏古籍出版社，点校本，第187页)此处河水所经过的黑城，一般认为即在今中卫市南，黄河南岸，很可能就在沙坡头以东至清水河入黄河处；那么，黑城之得名，显然与“乌水”有关。换言之，“乌水”之“乌”，盖取其“黑”意，乌水应当就是“黑水”。而“黑水”又名“苦水”。苦水之“苦”，很可能是当地人群所说“黑”的发音(有类于“喀喇”之类)。总之，这条河最初的名字，应当是“乌水”，亦即黑水，用早期当地人的发音，则近于“苦水”。“乌水”(黑水)、“苦水”，均当言其清澈冷冽。今名“清水河”，乃是其古名的延续。至于“高平川水”(以及唐代的“原州川水”)，则是以城邑、政区名称其水，是从外部给予的称谓，无须讨论。

自北朝隋唐以来，固原地区多有突厥等诸种人群移住。此点，近年来的研究甚悉，已较充分地揭示了中古时代固原地区多种人群混居、多元文化共存的状态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原州萧关县载：“贞观六年，置缘州，领突厥降户，寄治于平高县界他楼城。高宗时，于萧关置他楼县。神龙元年，废他楼县，置萧关县。大中五年，置武州。”(中华书局，点校本，第1407页)贞观六年(632年)初置之缘州领突厥降户，当为鞬磨州。至高宗时改为他楼县，属于正县。贞观间与缘州同时设置、共受原州都督府统领的亭、达、要三州，也可能是鞬磨州，三州后来并入了原州所属各县，其所领突厥降户也当被编入各县。总之，唐前期，原州境内当有较多的突厥户移入。可以想见，大批突厥语系的人群进入清水河谷之后，对于这条本称为“乌水”的河，自然用突厥语发音，这就是被写成中文的“卢水”(“卢水”之意，即黑水)。

“蔚茹”与“葫芦”很可能就是突厥语所发“黑”音的汉字书写，与“芦水”的“芦”是相同的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银州真乡县“西北有茹卢水”(第974页)。“茹卢”应当是连绵词，即“卢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三八银州真乡县下作“茹芦水”，其“茹”字，当为“茹”字之误；但反过来，《新唐书》所记的“茹”，也可能是“茹”之误，“茹芦”可能更近于突厥语或北族语系中“黑”的发音)。所以，“蔚茹水”或“葫芦水”都可能是指黑水，或者在“卢”前加了一个界定词或发音词，“蔚”或“胡”。又因为中唐以后，实际上有大量的党项、吐蕃进入清水河及茹水河



位于葫芦河与烂泥河之间的羊牧隆城

任超/摄

流域，所以，或者可以进一步揣测，“蔚茹”本出于突厥语，而“葫芦”则是党项或吐蕃语对同一个词发音的汉字书写。

葫芦河

2019年6月22日，文研院考察团自平凉西行，穿越六盘山，隆德下高速之后，北上，经过秦回中官遗址，到兴隆镇，吃午餐。之后，考察好水川与羊牧隆城。我们所考察的这条河谷，汇入葫芦河的地方，叫王家沟。河谷的中间有一个乡，叫杨河乡。再向东，就是属于隆德县的好水乡。这道河谷基本上是东西走向，两侧山岭不太高，坡较缓。这条河，就是葫芦河东面的支流好水河。河很小，实际上只能算作一条小沟，虽是夏天，也只有很少的水，一步就跨过去了。

羊牧隆城位于葫芦河与烂泥河之间。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十八《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》“隆德砦”条说：“天禧中筑砦，属渭州，地名邪没笼川，蕃语讹谓之羊牧隆城。”(《中国兵书集成》影印本，第917页)按照《武经总要》的记载，隆德、静边、德胜诸砦周围地区的居住人群早已以诸种“蕃”(主要又是党项、吐蕃)为主。邪没笼、羊牧隆其实都是蕃语发音的不同汉字书写。这条河称为“邪没笼川”，城其实是以河川为名，“羊牧隆城”其实也就是“邪没笼”。

这条河，在汉文文献记载中，最初的名字，是叫瓦亭，盖以关亭名称水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安定郡乌枝县原注：“有瓦亭，出薄落谷。”刘昭补注谓瓦亭乃牛邯军处(第3519页)。《后汉书》卷十三《隗嚣传》说光武帝建武八年(32年)，汉军征

隗嚣，“牛邯军瓦亭”。李贤注称：“安定乌支县有瓦亭故关，有瓦亭川水，在今原州南。”(第528页)则“瓦亭川水”乃因“瓦亭关”而而得名，其本名(亦即当地人的称谓)则应当是“薄落谷”(至少是上源)。“薄落”的本义若何，难以详知，但它应当是当地人称谓此水发音的汉字书写，所以，并不具有汉字字面的意义。

瓦亭水是一条大水，基本上是南流，经过陇山西麓，会合六盘山南麓、陇山西麓的诸多支流，所以，又以“陇水”著称。《水经注·渭水》记渭水出岷峡后，入新阳川，东流，“与新阳崖水合，即陇水也。”其下谓陇水东北出陇山，西流，迨瓦亭南。这一条源头河，《水经注》没有说明，但应当就是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注中所说的薄落谷。薄落谷水西流，在瓦亭附近，与其西侧流来的一条小河(此水东南流，故当在薄落谷水之西)相会，之后，称为“瓦亭川”。瓦亭水又西南流，相继汇合清宾溪、黑水。“(黑)水出黑城北，西南迨黑城西，西南流，莫吾南川水注之，水东北出陇垂，西南流历黑城，南注黑水。黑水西南出悬镜峡，又西南入瓦亭水”(第1480—1481页)。这样，古瓦亭关水的上源，就只能是在发源于今原州区张易镇东北的马莲川。马莲川发源后，西南流，经过张易镇与马莲乡，在今将台镇附近与自北而来的乌龙河相汇。那么，今乌龙河(被视为葫芦河的正源)，就应当是《水经注》渭水篇“瓦亭水”条所记的黑水。实际上，“乌龙”本身，也很可能就是从“邪没笼”、“羊牧隆”等称谓中演变而来的，应当就是“黑水”的意思。古时河川“互受通称”，瓦亭水与黑水汇合后，既可称为瓦亭水，也可称为“黑水”，所以，二水合流之后，自可通称为“邪没笼川”，世

变音讹，遂成为“葫芦川”；而合流之前的瓦亭水，也可以称为“邪没笼川”，音变字改，渐成为“马莲川”。所以，马莲川、乌龙河、葫芦河，其最初的源头，都应当是“黑水”，用蕃语表达的音写成汉字，就是“邪没笼”(羊牧隆)川。

关于“好水”，也值得注意。据上引《宋史·地理志》，灵平砦初称“好水砦”，它位于向北流的一条支流“好水河”岸边，而被称为“好水砦”。“好水”有可能是宋人对“黑水”的改称。这不仅因为“好”“黑”发音相近，可能更因为“好水”好，“黑水”不好，且是蕃人的称谓。同样，南流入渭的葫芦河(黑水)也可能被宋人改称为“好水”。所以，“好水川”有可能就是“黑水川”，也就是邪没笼川。“好水川之役”，或者就发生在葫芦河上，而不是其东面的支流今好水河上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揣测。

“黑水”及其意义

6月22日的考察，离开羊牧隆城以后，沿着葫芦河谷北上，经过将台镇、硝河乡，在西吉县城关镇东转东行，走固西高速，在偏城乡下路，看了偏城，然后回固原。固西高速(国道309)稍北，基本上可以看作为葫芦河与清水河的分水岭。两条河好几条支流的源头，相距其实很近。清水河北流入黄河，葫芦河西南流入渭水，在历史上，当地人群都把它们称为“黑水”(苦水、蔚茹水，邪没笼)。“互受通称”，瓦亭水与黑水汇合后，既可称为瓦亭水，也可称为“黑水”，其所以被称为蔚茹水、葫芦川，却是由于“地名搬家”

的缘故。

“黑水”之称，颇值得注意。“黑水”之本义，应当是指清澈冷冽的溪流，意在强调其水之清，所以，“黑水”就是“清水”，其水是否很深而使水成黑色，可能倒不是重点。《禹贡》黑水之所指或所在，自古以来，众说纷歧，却少有人追问何以称为“黑水”(并非完全没有)。搜检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来诸地理志，可以见到很多的“黑水”。《水经注》更记载了许多不同语言源头的黑水。这些黑水，大抵都分布在游牧与农耕区域的交错地带，而语源属于游牧人群的黑水，更集中分布在牧农交错地带靠近游牧区的一侧。而这些地名的变动，实际上又反映了牧农人群群的变动。

在这次考察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思考与此相关的问题。在东海子考察时，我在观察东海子与夏季牧场的关系。在从兴安岭到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及其稍南、稍东的燕山、太行山、句注山、横山、六盘山等地区，散布着一系列中高山草地。在历史时期的很多时间里，它们被游牧人群作为夏季牧场或转场牧地使用，中原王朝也往往将之作为群牧地。在这样的牧场或草地或其附近，往往有山被称为“黑山”，有水被称为“黑水”(使用不同的语言称谓)，也往往有湖泊(渊、池、海子)。山、水、湖又往往被赋予了某些神圣意义，而受到祭祀或信仰。关于这种地带的“山”与“湖”，已经有一些研究，而关于“水”，特别是不同语源的“黑水”(似乎汉人更多地使用“清江”“白水”之类的表达，指称同样是清澈的河流)，却还没有见到有深度的研究(可能是我的孤陋所致)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在牧农交错地带，并非所有的河流，都是清澈、可以称作“黑水”的。实际上，有不少的“黄水”(黄河、西拉木伦是随手捡到的例证)或“泥水”。这次考察的前两天，是在庆阳、环县境内跑。流经环县、庆阳的河流，马领河(马莲河)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泥水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北地郡“郁郅”县下原注：“泥水出北蛮夷中。有牧师苑官。”(第1616页)居于“黑水”地区的“蛮夷”与居于“黄水”的“蛮夷”有无不同、有怎样的不同，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。

(承考察团成员、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于志霖提出宝贵意见，谨致谢忱。《蔚茹水(葫芦河)探源》上篇“六盘山流出的三条葫芦河”见2019年10月18日《文汇报》。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